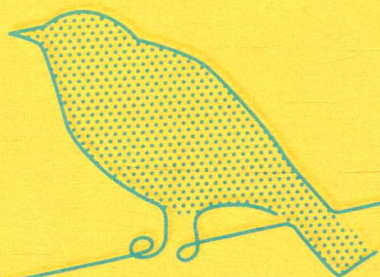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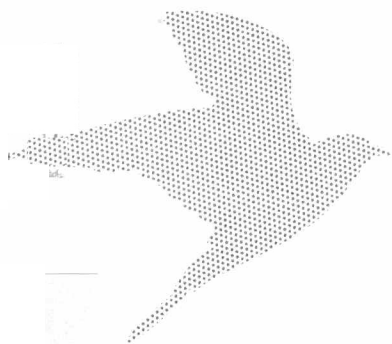
舒国治精选集

舒国治 著



舒国治精选集

舒国治
著



/ 251894 /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舒国治精选集 / 舒国治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321-7228-3

①舒… Ⅱ. ①舒…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02252号

发行人 陈 徵

责任编辑 崔 莉

特约策划 黄文杰 李春灵

特约编辑 江惠文

装帧设计 七月合作社

书 名 舒国治精选集

作 者 舒国治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2

插 页 16

字 数 225,000

印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7228-3 / I · 5762

定 价 48.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出品方联系

publisher@yueyuebook.com

目录

散漫的旅行	57	京都的旅馆	46	流浪的艺术	33	走路	26	闲情与漂泊		又说睡觉	13	早上五点	9	淋雨	6	赖床	2	耽溺与逃避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家歇业小吃店	105	零碎	92	穷家之菜，实最风雅——说白菜，也及煨面与春卷	86	台湾的牛肉面之时代与来历	80	烧饼	75	赞炒饭	68	咏米饭	63	吃饭更吃面	
---------	-----	----	----	------------------------	----	--------------	----	----	----	-----	----	-----	----	-------	--

浅谈养生
太极拳咏怀
谈站桩
养生与打拳

116 120 123

一条观看台北的最佳公车路线——235路
京都的水
花莲一瞥
推理读者的牛津一瞥
冷影幽景，寂寂魂灵——瑞典闻见记
东部
最美的家园——美浓
永和——无中生有之镇
在台北应住哪里
远方与近地

127 134 149 154 156 177 186 191 196

讲武又讲侠	小论金庸之文学	武侠小说的写法	金庸的文艺社会的规矩与习例	二三女子情形	武侠小说及其世代	文艺小说这种类型的文学观
-------	---------	---------	---------------	--------	----------	--------------

202 205 213 222 227 240

玩物与品美	玩古最痴，玩古何幸	奇境只在咫尺，惟赏玩可得之	京都的长墙	下雨天的京都	美国与公路	美国旅行与旧车天堂	路漫漫兮心不归
-------	-----------	---------------	-------	--------	-------	-----------	---------

265 268 273 278

282 287

Bob Dylan 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感

眯眼遥看库布里克

也谈小津

香港有个梁文道

高阳——奇人奇书

电影与人物

299 304 308 314 326

舒国治解年轻人的疑惑

352

附录

漫说式的行文小趣

苟活于拘谨社会，优游于恩爱山林

文明人的心灵后院

桌布与盘子

月下独酌——郑在东的画题及其来历

书评与画评

332 335 338 344 349

耽溺与逃避



赖床

有一种坏习惯，小时候一直改不掉，到了年岁多了，却不用改自己逐渐就没有了。赖床似乎就是。

躺在床上，早已醒来，却无意起来，前一晚平放了八九个钟头的体态已然放够，前一晚眠寐中潜游万里的梦行也已停歇：然这身懒骨犹愿放着，梦尽后的游丝犹想飘着。

这游丝不即不离，勿助勿忘，一会儿昏昏默默，似又要返回睡境；一会儿源源汨汨，似又想上游于泥丸。身静于杳冥之中，心澄于无何有之乡。刹那间一点灵光，如黍米之大，在心田中宛转悠然，聚而不散，渐充渐盈，似又要凝成意念，构成事情。

便因赖床，使人隐隐然想要创作。

赖床，是梦的延续，是醒着来做梦。是明意识却又半清半朦地往下胡思滑想，却常条理不紊而又天马行空意识乱流东跳西迸地将心思涓滴推展。

它是一种朦胧，不甘立时变成清空无翳。它知道这朦胧迟早会大白，只是在自然大白前，它要永远是朦胧。

它又是一番不舍。是令前一段状态犹作留续，无意让新起的任何情境阻断代换。

早年的赖床，亦可能凝熔为后日的深情。哪怕这深情未必见恤于良人、得识于世道。

端详有的脸，可以猜想此人已有长时没赖床了。也有的脸，像是一辈子不曾赖过床。赖过床的脸，比较有一番怡然自得之态，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遥想，却又不甚费力的那种遥想。

早上床赖不够，只得在晚上饭桌酒瓶旁多赖一赖。这指的是独酌。且看许多脸之怡然自得或似有遥想，也常在酒后。而这是浅酌，且是独自一人。

倘两人对酌，而有一人脸上似有遥想，则另一人弄不好觉得无趣，明朝也不想抱琴来了。

不只赖睡在床，也可在火车上赖床，在浴缸里赖床。在浴

缸里躺着，只包的不是棉花被子而是热水被子。全室弥漫的蒸气及缸里热腾腾的水，令全身毛孔舒开，也令眼睛阖起，更使脑中血液暂时散空，人在此时，一不留神就睡着了。

要赖床赖得好，常在于赖任何事赖得好。亦即，要能待停深久。譬似过日子，过一天就要长长足足地过它一天，而不是过很多的分，过很多的秒。那种每一事只蜻蜓点水，这沾一下，那沾一下，急急顿顿，随时看表，到处赶场，每一段皆只一起便休，是最不能享受事情的。

看人所写书，便知什么人赖床，什么人不。曹雪芹看来赖床赖得凶，洪都百炼生则未必。

我没装电话时，赖床赖得多些。父母在时，赖得可能更多。故为人父母者，应不催促小孩，由其肆意赖床。

老人腰腿无力，不能游行于城市云山，甚也不能打坐于枯木寒堂，却可以赖床。便因赖床，人老又何悲之有？

虽出外与相得友朋论谈吟唱，何等酣畅；虽坐轩斋读宏文奇书，何等过瘾；然一径无事地躺着靠着，令心思自流，竟是最能杳杳冥冥把人带到儿童时的做梦状态，无远弗届。愈是有所指有所本的业作，如上班，如谈正事，如赶进度，最是伤害做梦。小孩捏着一架玩具在空中飞划，便梦想在飞，喃喃自语，

自编剧情，何等怡悦。

赖床，在空寂幽冥中想及之事理、之史实，方是真学问。实非张开大眼看进之世态、读进之书本、听到的声响话语所能比其深谛。当然赖床时的想象，或得依傍过往人生的材料；广阔的见闻、淹通的学识或许有所帮助，但见闻学识也不免带进了烦扰及刻意洞察的迷障，看来最是损折原本赖床的至乐。且看年少时的赖床总是比中年的赖床得到的美感、得到的通清穿虚要来得佳幽奇绝。可见知识人情愈积累未必较空纯无物为更有利。

有时在昏昧中自己隐隐哼在腔内的曲调，既成旋律，却又不像生活中听过的别人歌曲，令自己好生诧异：自己并非作音乐的，倘非已存在的、甚而曾是流行的名曲，岂会在这悠悠忽忽的当儿哼出？这答案不知要怎么找。事后几天没有因哪一首曲子之入耳而想起赖床时之所哼，致再怎么也想不起。这便像世上一切最美妙的事物，如云如烟，过去后再也不留痕迹。

（原载二〇〇〇年三月二日《中国时报·人间》，曾收录于《理想的下午》，远流出版）

淋 雨

身边小事不时也颇念及，不知适合写成文章否。

我常在雨中走路，而没有打伞。近年台北的雨较小了，二三十年前常见的倾盆大雨如今少见了。

我不大打伞，倒不是怀念年少时的倾盆大雨之酣畅，而是根本觉得一来淋点小雨没啥不舒服；二来带伞常干扰大步畅行，麻烦，常没用几分钟雨已失去踪影；三来，也是最主要的，是我没养成那种“下雨怎能不打伞”的根深蒂固之约定俗成过日子观念。

后来又有说什么酸雨淋不得之类的。当然，以肉身闯入污染，我也实有不愿，但仍还是用“管他的”之惯势投入我们早就活惯了的味精、灰尘、噪音等无所不在的环境中，依旧不打伞。

至于那些原就永远打伞者，即使下的不是酸雨，他还是照样打着。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的状况是，多半的人压根没有想，就把伞打了起来。

我不知何时觉得，为什么人要刻意避开淋雨？

小雨时，淋着多么舒服，避着不淋，多可惜。大雨，固令人全身尴尬，然身体有大郁结、心理有大愁闷者，偶得痛快一淋，最是有冲刷涤荡之无比功效。

然人之不淋雨，看来皆不是不同意我前面说的，看来也不是想过后认为淋雨没必要，实是遵从一种“文明趋向”后之不需考虑便必定跟做之“大伙如此我便如此”的随宜性。什么“感冒”云云、“酸雨导致落发”云云常是随手拈来的良好人云亦云理由。三十年前台湾尚不兴说酸雨时，他还不是坚不淋雨。

一个不愿淋雨的城市或地区，应该就是一个心灵上不甚畅快、身体上不甚透达的地域。譬似一个几乎从不淋雨的小孩其童年少年之成长是很不健康的。

如今有了捷运，有人为了避开雨之干扰（除了水滴飞溅到

衣服下摆，也像弄湿了鞋、溅泥在袜上），懂得在地底沿行，这固然避了水扰，然而地铁站内的窒闷空气却多所接收了。说到空气，有的人根本没有这感觉。乃视为当然。每次在路面经过地铁站的出口，便已受袭到一股暖烘烘、闷燥燥、带点化学工业味的气体，令我不甚适畅，但似乎太多人不怎么有异感。

曾经想过在一篇小说中如此安排：男主人翁和女主人翁坐在店里聊得愉快又相知，当出店门时，下雨了，男的说：“我可以不打伞，你要不要在这里站一下，我去买把伞？”女的说：“不，我也不打伞的。”（男的一听，刹那间，竟像是遇到了知音一般的心中震动。）

（原载二〇〇五年四月五日《自由时报·副刊》，曾收录于《流浪集》，大块文化出版）

早上五点

早上五点，有时我已醒来，多半我还未睡。这一刻也，黑夜几尽，天光将现，我再怎么也不愿躺偃床上，亟亟披衣往外而去。多少的烟纱月笼、多少的人灵物魂、多少的宇宙洪荒、多少的角落台北我之看于眼里，是在早上五点。

在杭州，某个冬日早上五点，骑车去到潮鸣寺巷一家旧式茶馆（极有可能是硕果仅存的一家，七年前。今已不存），为的未必是茶（虽我也偶略一喝），为的未必是老人（虽也是好景），为的未必是几十张古垢方桌所圈构一大敞厅、上顶竹篾棚的这种建筑趣韵，都不是。为的是什么呢？比较是茶炉上的烟气加上人桌上缭绕的香烟连同嘴里哈出的雾气，是的，便

是这微邈不可得的所谓“人烟”才是我下床推门要去亲临身炙的东西。

美国南方，新奥尔良，早上五点，在 Café du Monde（“世界咖啡馆”）这家百年老店，透过越南侍者手上端过来热腾腾的咖啡欧雷和三块满沾糖粉的“炸面蓬”（beignet），远处虽微泛天光，然这城市的罪与暗总似还未消褪净尽。而由 Café du Monde 背后的密西西比河面沁来的湿露已足怂恿人急于迎接一天的亮堂堂来临，远眺一眼横跨河上的大铁桥，已有不少车子移动，窃想要在这城市大白之前快快回去睡觉。早上五点，在新奥尔良。

早上五点，一天中最好的辰光，但我从不能趁这么好的时刻坐下读书或潜心工作。我甚至从没有在此刻刷牙、慢条斯理地大便、洗澡、整饰自己以迎接所谓一天的开始，皆没有，只是急着往外而去。即睫沾眼屎、满口黄牙，穿上昨日未换的衣袜，也照样往外奔。不管外间到底有些什么，或值不值得。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早上五点。

不知是否为了要与原已虚度的一日将道别离之前匆匆再去一巡，方肯返床独自蒙头与之暂诀？